

學 校 劇 叢 刊 之 二

五 姊 妹

魏 如 晦 著

8546
807

亞 星 書 店 刊 行

學 校 劇 叢 刊 之 二

五 姊 妹

魏 如 晦 著

亞 星 書 店 刊 印

南 華 出 版 社 總 發 行

民 國 廿 九 年

第一幕

時間：一九三九年初冬早晨

地點：上海租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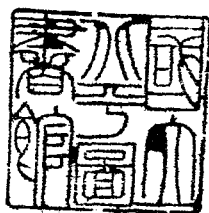
人物：

葉素娟 長姊。年約三十許。老處女，未曾讀書，善理家。母故後，家事

全由其掌管。說話嚕囀。服飾樸質。

葉靜娟 次女。年約二十。沉靜，寡言，語無亂發。理解力強，眼光高
遠。小學教員。

葉美娟 三妹。年十七。學生。熱情，衝動，坦白，完全為神經質之女
性。服飾相當入時。



葉惠娟

四妹。年十七，與美娟爲雙胞胎，性情軟弱，不能經受刺激，缺乏持久精神與毅力。

葉淑娟

小妹妹。年十二歲。天真活潑，對一切事件，在理解與不理解間。在鄰近小學校讀書。

馬太太

年三十許，爲一典型的都會婦人。物質生活慾望甚強。與葉家爲中表親。其夫係一著名新貴。

馬賽芬

其女。年約十七八。交際花。虛榮心甚強，物質慾亦高。在學校掛名，專事交際，一切舉止，喜模倣電影明星。

胡媽

年約三十，葉家女僕。

佈景：

葉父本爲舊官僚，失業已近十年，棲遲海上。然因過去囊括甚多，家庭生活，仍相當富裕。其妻於五年前病故，一切家事由長女素娟照管。次女而下，或教讀，或在校，一家生活思想，甚不統一。故臺上佈置，爲一中西混合式之小客廳，然並不過於富麗。

幕啓時，場上只素娟與胡媽二人。胡媽手裏提着一筐菜，素娟用右手就籃中逐一點數。胡媽有不高與神情。在素娟數檢時，外面的鐘聲，正敲着九點。鐘聲敲完，胡媽開始說話。

胡媽

（不高興地）大小姐，您快一點兒好不好？已經是九點鐘了，再遲的話，中飯又要來不及了。五小姐回頭又要罵人，說是來不及趕到學堂裏去！

素娟

你急什麼，賬總不能不算清楚呀！

胡媽

（可憐地）我不是一樣一樣地報給您大小姐聽了嗎？（再指點着說，快速度）雪裏紅兩毛，鴨肫肝一共兩付八毛，排骨七毛，魚五毛，白菜三毛，肉六毛，洋山芋四毛，冬瓜火腿九毛，外加一毛煙捲，一共是四塊五毛，一點兒也沒有錯呀！

素娟

（把手裏的代幣張開給胡媽看）就照你的話，也應該剩五毛錢，怎麼這兒祇有四毛三呢？還有這一包煙捲，又是誰叫你買的呢？難道你不知道家裏沒有人抽煙嗎？

胡媽

大小姐，您這可不能怪我。您大小姐也不是不知道上海市面的，這兩天市上

的角票真是少得出奇。一張五塊錢的票子，買包煙捲，貼四分水，還是講交情呢。這就少了四分。買一毛兩毛三毛錢的菜，誰肯找，又得兌一塊，貼三分。兩下共起來，不是少了七分嗎？我沒有錯呀！

（淑娟背了書包自內上，預備到學校去，喊了素娟一聲「大姐」，素娟沒有注意到。她站在旁邊。）

素娟（沒有話說，祇得從籃內拿出那包煙捲）你還沒有錯？這包煙捲買來有什麼用呢？不是白丟了一毛錢嗎？（再丟進去）

胡媽公館裏總不能說不來客人呀！

素娟就是來客人，也不會吃一毛錢一包的整腳煙！

胡媽那大小姐却不能這樣說。昨天馬老爺來的時候，您叫我買的煙，還祇是六分錢一包呢！

（素娟有些狼狽，呆怔着她。）

淑娟（焦急地）大姐。

（素娟回頭，胡媽提着菜筐下，滿臉的不高興。）

素娟啊，淑娟，你又有什麼事？（回頭看見胡媽將入門，喊住她）胡媽！

胡媽

又有什麼事？

淑娟

（素娟不語，跑過去從籃內奪過她的煙捲，跑回。胡媽不高興的冷笑，下場。）
姐姐，今天學校裏，每人要繳五毛錢的寒衣捐，還要買一塊錢的戲票，那是救濟難民的。

素娟

你們學堂裏花樣怎麼這麼多？

淑娟

不，每個學校都是一樣。這是爲國家爲民族，是應該的！

素娟

（無可奈何地）就不能不給嗎？

淑娟

大姐，我們都是中國人，中國人總不能不愛中國，怎麼能不給呢？

素娟

可以少一點嗎？

淑娟

不能少，這也不是買糖菓，可以還價的。

素娟

（看她半天）好吧。（從身邊拿錢給她）這一回我給了你，可是以後學堂裏再要有什麼捐，你可不能答應了！

淑娟

那怎麼成呢？（奇怪地）啊，大姐，難道你不愛自己的國家嗎？

（素娟相當窘，美娟從裏面出來。）

美娟

（便走便說）怎麼，淑娟，你還沒有到學校去？

素娟

美娟，淑娟這兩會來，真是變得太厲害了。這麼一個小小地孩子，居然也開口國家，閉口民族地。什麼獻金，節約，寒衣捐，慰勞捐，救濟難民捐，一天到晚，老是給她鬧不清楚！

淑娟

（向素娟）大姐，難道你不願意嗎？

美娟

大姐，淑娟能夠這樣，我倒覺得是很可喜地。真沒有想到，這一回的砲火，竟把中國甦生了起來。就連淑娟這樣的孩子，也知道了保衛國家！

素娟

我倒不這樣想。你要知道，她一次一次拿出去的，是我們愈用愈少的錢呀！父親不做事，差不多十年了，在任上雖然積了些錢，已經用去很多了。再加母親一死，支出一筆很大的開銷，不節省點，是不成的！

美娟

（看看錶）淑娟，你可以去學校了。

淑娟

是，三姐。（下）

美娟

大姐，你的話說得固然不錯，我當然也知道家境已不如從前。尤其是這兩年來，上海因爲在一種特殊情形底下，生活程度，比戰前高上許多倍。但是和那些難民，和那些在前線浴血苦戰的將士，比較起來，我們究竟還是過於安逸的。分一點給他們，也算是盡一點國民的義務。

素娟 這種義務，我看還是不盡的好。

美娟 大姐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素娟 我沒有什麼別的意思，我覺得第一，是應該把自己先願好。柴米油鹽醬醋茶，

開門七件事，那一樣不要錢？什麼爲國家，爲民族，要是你們當家，我包管你們就不說了。不當家不知當家苦，你們總有一天，會嘗到這種苦味的。

美娟 我倒不相信。大姐，你得明白，沒有國，那兒來得家，國亡了，家也就沒有

了。到那時候，就是留着錢，又有什麼用呢？

素娟 三妹，你這話是不對的。要知道，就是國亡了，我們一家五個姊妹，和一位

老太爺，是不能不吃飯呀！留着錢怎麼沒有用呢？而且現在有的是租界，還怕亡國嗎？

美娟 （焦急地）大姐，你怎麼這樣糊塗？

素娟 我纔不糊塗呢？像靜娟，像你，像惠娟，淑娟，纔真叫做糊塗呢。你們猶可

說，年紀還輕。像靜娟，那真是大大地不應該。學堂已經畢了業，又當了教員，家裏的事還是一點不肯管。和一個小孩似的，也是整天地鬧着什麼會，什麼捐。自己的薪水用完不夠，還要從家裏拿出去。這個家裏要沒有我，我

真不知道要弄成什麼樣子。

美娟 我們的家，自然是虧得大姐。要不是大姐抱定獨身主義，母親一死，我們幾個小妹妹，就不知怎麼好呢？父親，是六十歲的人了，又說不上管家。

素娟 不過我的抱獨身主義，倒也不一定是爲着家，實在是因爲世界上的男人，好的太少了，女人老是受着他們的騙。

美娟 我想這也不盡然吧。

素娟 爲什麼不盡然呢？你的年齡還輕，再過幾年，你一定會知道的。男人，真是比毒蛇還要毒，他咬着你，你不但不想逃，反而會感到高興。一直要等到毒發了，蛇也走了，你纔會想起是上了當。這時候，你的「高興」就要變成「掃興」了！

美娟 大姐，照你這樣說，你大概也掃過興吧？

素娟 （很窘）這是什麼話，你又在胡說了！（半自語地）男人，真不是好東西，我現在是見了就怕！

美娟 （有意地）那麼，過去呢？

素娟 （窘急）你看，你看，你又來了！

（美娟看她的醜態，竊竊地笑，惠娟自內上。）

惠娟 大姐，您早！

素娟 啊，惠娟，爸爸起來了嗎？

惠娟 起來了，在唸經呢。（看室內人）怎麼？二姐還沒有回來嗎？

美娟 沒有。

惠娟 （向美娟）她昨天不是說，今天祇有一課，十點鐘就可以到家嗎？

美娟 也許是臨時有事呢。

惠娟 三姐，我心裏急得很。

素娟 惠娟，又有什麼事叫你急？

惠娟 昨天晚上，我伺候爸爸睡覺的時候，他又同我談了許多，說是馬伯父他們的情不可却，想答應他們去做一點事。

美娟 （驚）怎麼？到馬伯父那邊去做一點事？那怎麼能夠呢？馬伯父 他是一個傀儡，一個漢奸！

惠娟 是的，可是爸爸——！

美娟 （激昂）我想那是一定不可以的！

素娟 你們反對爸爸嗎？

惠娟 我沒有。不過，我不希望他去做！

美娟 (激昂) 他不能去做，這不是好玩的事，要丟下千古罵名的！

素娟 其實，我倒也覺得沒有什麼？爸爸年紀雖然老了，身體究竟還很健康。況

且十年以來，又一直沒有事做，常常地總不免有一些牢騷。現在既然有了機會，就不妨讓他去，一則可以叫他老人家精神上快活一點，再則也可以多弄一點錢使我們家境更好一些。

惠娟 大姐，你的意思，是說父親可以這樣做嗎？

素娟 能使父親精神好，能多弄到些錢，為什麼不能這樣做？

美娟 大姐，你也不想一想，這件事是不是應該做的？

素娟 現在還有什麼應該不應該呢？有事做，有錢賺，有福享，不就夠了嗎？美娟，你要知道：我們這一家，開開門來，用錢可不是玩兒的。你和惠娟，中學又還沒有畢業，淑娟是更早得後，將來要錢，還不知道有多少呢？我們不能因為要錢，就讓爸爸去做這樣的事！

惠娟

對的，大姐，我們是中國人，中國人總是要愛中國的！我看頂好還是不要父

親這樣做！

素娟 你們都是一鼻孔出氣，雙胞胎的姊妹，連說話都是一樣，真奇怪得很！

美娟 這不是雙胞胎的關係，是因為我們都是中國人！

素娟 難道我就不是中國人嗎？

美娟 你既曉得自己是中國人，你就不該同意父親去做傀儡！

素娟 什麼傀儡？做事，拿錢，養家，活口，我不知道什麼叫做傀儡！

惠娟 （可憐地）大姐，你不能這樣說？

美娟 你這樣說，不但是賣了父親，也賣了我們五個姐妹！

素娟 依你們怎麼說呢？

（收捐人在幕後叫：「巡捕捐！四十八號巡捕捐！」）

素娟 你們聽！巡捕捐又來了！開開門，睜開眼，那一樣不要錢，什麼事不要錢！

在我的耳邊，一天到晚，都是要錢，要錢，要錢的聲音！怎麼你們一點兒都聽不見！

（收捐人又在幕內叫：「四十八號，快點！」）

素娟 （一面掏錢，一面跑）來了！來了！

(當他跑到將出門的地方，胡媽拿着一張秋油的發票，從裏面上場，見她正要出去。)

胡媽

(趕上)大小姐！大小姐！

素娟

你又有什麼事？

胡媽

送醬油的來了！

素娟

(接過單子看)又是錢！(拿一元錢給胡媽)

(胡媽接錢下，素娟正要跨出門，忽然又停住。)

素娟

胡媽！

(胡媽停住，回身。)

素娟

(走過去)上一回的醬油，送來沒有幾天，怎麼用的這樣快？

胡媽

大小姐不是有賬嗎？是初一送來的，今天十五了！

(收捐人三叫：「四十八號哪能？巡捕捐！」)

素娟

(急急地跑出去)來了！來了！

(胡媽不高興的看她一冷眼下)

惠娟

三姐，你看這件事該怎麼好？

美娟 我想等馬伯父或是馬伯母來的時候，警告他們一下，叫他們以後不要再來。

那全是些魔鬼！

惠娟 等會兒二姐回來，我們也可以好好地商議。

美娟 頂沒有辦法的，是父親太頑固，大姐又是一頭腦的錢，錢，錢。話真是難說

得很！

惠娟 大姐，她是完全不懂得我們！

美娟 你是這樣說，在她，還以為我們不懂得她呢？

惠娟 我想二姐是一定有辦法的！

美娟 靜娟姐姐當然是有辦法，無論是在學問上，眼力上，社會經驗上，是都比我們好？不過，大姐是不會相信她的。大姐不相信，爸爸也就不會以她的話爲然。

惠娟 不過，三姐，我想，我們現在還不必過於絕望。爸爸雖有這個意思，他究竟還沒有去做。大家真是鼓起勇氣來和他說，也不見得就沒有希望。

美娟 能這樣自然是好，可是我看，却難得很！四妹，在母親快過世的時候，她不是對我們說過嗎？就是她，在父親面前，也不能，而且也不敢說一句話。何

況父親在母親死後，性情變得更壞，心情更加不好呢？你想，連母親都不能說，我們做女兒還能講什麼呢？

惠娟 你這句話說得也很對！

美娟 要是父親還沒有答應，我們姊妹幾個，放膽的去求他，我想或者還有一線希望。要是答應了，惠娟，父親的性格你總該知道，他就是做錯了，也要一直錯到底的！

惠娟 這樣，該怎麼好呢？

（美娟靜娟共同歎息。馬太太，馬小姐，素娟自內上。）

太太（笑嘻嘻地）三小姐，四小姐，你們今天都沒有去學堂嗎？

惠娟 沒有，馬伯母。

素娟 伯母，您請坐一會兒，我去告訴爸爸。

太太 謝謝你。

（素娟候她坐定，入內。）

賽芬 美娟姐姐，聽說今天晚上，雲裳舞廳有時裝表演，一九四〇年的大衣樣子多得狠。那個外國音樂師海笠笙，還要唱「打鼓罵曹」。我想請你們一同去。

美娟 謝謝你，到這些地方，我有些害怕。

賽芬 有些害怕？跳舞場是再有趣不過的地方，有什麼可怕地？你如果願意去，看過表演，我媽媽還可以帶我們到好萊塢去，那是上海最有名的賭場，裏面真是太好玩了。惠娟姐姐，你也願意去嗎？

惠娟 我不去！

太太 四小姐，你去也沒有什麼要緊。你們是年輕人，正是玩的時候，也應該多見見世面。在那裏走動的，全是些上等人，不三不四的傢伙，一個也沒有。你妹妹，我就什麼地方都帶她去，不然的話，到將來應世的時候，說這個也不懂，說那個也不懂，就會被人看不起的。

美娟 伯母的話很對。不過我們姊妹，是不打算在上海久住下去的。學這些，是沒有什麼用處。而且學校的功課，也緊得很！

太太 這也是你們自己找苦吃，一定要進那規矩緊的學堂。女孩子進學堂，不過是裝裝樣兒，何必那樣認真呢？上海有的是掛名的地方，像你妹妹，她就聰明，找一個學校，把學費繳了就完了，還天天去上課，豈不是傻！我告訴你們，你們應該用功的，不是什麼學問，頂要緊的，還是去好好地找一個有錢

有勢的丈夫！

惠娟 伯母，你怎麼和我們說這些話呢？

賽芬（笑）惠娟姐姐有點兒害羞了！

美娟（忍不住，冷然地）害羞我想倒也不會，女人總是要出嫁的。不過，我想要找的丈夫，倒不是有錢有勢……！

太太（帶笑地）那麼，要有什麼呢？

美娟 要有愛國心，要不是傀儡！

賽芬（大驚失色地）怎麼？

太太 三小姐，你今天的話裏，似乎有骨頭。

惠娟 伯母的意思是說——。

太太 我說你三姐，今天好像是話裏有因。

美娟 話裏倒沒有什麼因。實在是因爲這兩年，我們看見無恥的人太多了，我們希望不要遇到這樣的人。伯母，你說說看，你是一個中國人，如果你現在還沒有結婚，遇到了這樣一個男人，即使他有錢有勢，你能覺得滿意嗎？

太太（窘極）這個，嗯——！（看她的女兒）

養芬 美娟姊姊，你有感慨！

美娟 我沒有感慨。我祇覺得現在的上海，和以前是大不相同了。有很多很多的中國人，他們是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他們毀滅自己，還要引誘別人去毀滅——！

惠娟 （緊急）拖別的人和他們一同下水！

太太 （不安地）一同下水？

美娟 是的。

太太 那恐怕也是各人的看法不同吧？

惠娟 伯母怎麼看呢？

太太 我沒有怎樣看，我想問的，是你三姐今天的話，究竟是對那倆面發？

美娟 伯母真要我們說嗎？

太太 當然要你們說！

美娟 那就是指的我爸爸的事！

太太 啊，三小姐，你以為我們是在拖你爸爸下水嗎？你們真是糊塗！你們也不想，你爸爸失意十年了，一直沒有出頭的日子。我們老爺看過去朋友的分

上，把他弄出去，讓他吐口氣，難道這是拖他下水嗎？

美娟 要是別的事，當然不能說是拖我爸爸下水。可是，伯母，你們現在是拖他出去做傀儡呀！是要叫我爸爸毀滅呀！

太太 什麼傀儡，我全不懂！我只曉得讓你父親做事，拿錢，出氣，這是對得起你爸爸地！

美娟 也許伯母是這麼想，但普天下的人，却不這樣想。

惠娟 伯母，你就不能放棄你這個好意嗎？

太太 你的意思，是要我們別管你爸爸的事？

美娟 對了！你們這樣的好意，我們姊妹們是不領情地！

太太 你們這些話，可不能向我說！

惠娟 向誰說呢？

賽芬（撇着嘴）向你爸爸說。

惠娟 爲什麼向我爸爸說？

賽芬 因爲我父親雖有這樣好意，不做却在乎你爸爸自己！

美娟 向你媽媽說，也是應該地，要不是你們跑來，我爸爸是想不到這些事的！

〔轉過身去〕

太太（鼻子裏哼一下，也轉過身去）……

〔素娟從裏面出來〕

素娟 伯母！我爸爸請您裏面去！

太太（不語）……

素娟（莫名其妙地）你們在怎麼回事？

太太（假笑）沒有怎麼？（回頭）賽芬，我們進去吧！
好。

〔素娟引馬太太馬小姐下〕

賽芬（走到門口對惠娟美娟招呼）等一會兒見！

惠娟（勉強地）等一會兒見！

〔馬小姐等沒入幕內〕

美娟（經過思索）惠娟，你進去，不要給他們看見，看她和爸爸說些什麼，一有結果，趕快出來告訴我！

惠娟（機警地）你別走開！

美娟 我不走！

（惠娟下。美娟走動了一下，思慮，跑過去打電話。）

美娟 （撥過號碼）你們是那兒？……難童學校！……請葉靜娟先生聽電話。……怎麼，她出去了！……到那兒去了？……回家！……噢，謝謝你，我們這兒正是葉公館。（放下電話聽筒）

（當美娟打電話快完時，靜娟已登場，看着美娟不語。美娟打完電話回身，發見了靜娟。）

美娟 （高興地）啊，二姐！我正在打電話給你呢！

靜娟 家裏有什麼事嗎？

美娟 現在越弄越糟了！

靜娟 你說的是爸爸嗎？

美娟 是的。昨天晚上，爸爸告訴四妹，說他——（說不下去）

靜娟 他怎麼樣呢？

美娟 他預備去做漢奸了！

靜娟 （默然）……

美娟 現在，馬伯母又來了，正在和爸爸說呢，我想一定沒有好事，一定又是她丈夫叫他來的？

美娟（依然不語）……二姐，你看這件事怎麼好呢？

靜娟（默然，來往的走動，顯出心緒相當亂，但仍鎮靜）……

美娟（跟着他）二姐，我想這件事，是一定不能讓爸爸去做的。要是他一做，我們全家就完了。

靜娟（停住）大姐怎麼說？

美娟 大姐，還不是那老樣子嗎？看她的情形，也在希望爸爸去呢？他除掉錢，什麼國家，民族，是全不知道的！

靜娟 美娟，你不必着慌，着慌是沒有用的。我們要想方法去對付，我們幾個女兒，一定要想法子去阻止爸爸。這不能說是我們一家的事。就是爸爸不是我們的父親，我們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也不能讓他這樣。我們一定要設法挽救。好在爸爸現在，還並沒有真的過去！

美娟 可是，已經危險得很。

靜娟 四妹呢？

美娟 我叫她到裏面打聽去了。二姐，你對爸爸這件事，究竟有什麼好的辦法呢？

靜娟 我想除掉他，勸他，是沒有什麼別的辦法的。我對爸爸，現在還不願像你

這樣的絕望，也許他在最後考慮的時候，他會翻然悔悟。爸爸，不是一個沒有學問的人，他不是不知道「晚節不終」，是一種永久的羞恥。他愛我們姊妹，如果我們把成敗利鈍告訴他，我想他是不會叫這一羣女兒，在社會上永遠擡不起頭來的！美娟，你應該放鎮靜一點！

美娟 二姐，萬一爸爸不聽我們的勸告呢？

靜娟 (痛苦地安慰他) 我想總不至於吧？

美娟 (悲涼地) 萬一不幸呢？

靜娟 (看着天) 萬一不幸嗎？(淚珠瑩瑩) 美娟，你不要這樣想，(鄭重地) 我們不能這樣想！

美娟 (悽愴地) 姐姐！

靜娟 (咬住牙齒) 美娟，你放出勇氣來！不要這樣難受！我們希望不幸的事，不要臨到我們家裏！萬一沒有辦法，我們也不能不做人！我們每一個姊妹，都是一個國民，我們愛爸爸，尤其不能不愛我們的國家，萬一爸爸晚節不終，我

們也得——也得更勇敢地，把自己的身體獻給國家，來贖我們的罪！

美娟（哭了出來）啊，姐姐！（撲到她的身上）

靜娟（忍不住的難受，撫着她）美娟！妹妹！

（惠娟慌急地從裏面跑了出來）

惠娟 三姐！

靜娟（擡起頭來）惠娟！

惠娟（撲到靜娟身上）啊！爸爸完了！（大哭）

美娟（驚異地）怎麼，爸爸完了！

惠娟（哭泣地）是的，三姐，爸爸已經答應馬伯母，明天就去做傀儡，做漢奸了！

（美娟惠娟大聲的哭。祇靜娟兩手撫着兩個妹妹，淚珠瑩瑩，仰着頸，默然地兀立不動。）

幕

第二幕

時間：一星期後

人物：

葉靜娟 穿極樸質素服。

葉美娟 不梳裝，不打扮，顯然心思紛亂。

葉惠娟 服飾似未經修飾，但較美娟完整。

葉淑娟 女童軍打扮。

葉素娟 服飾較前濶綽。

馬賽芬 穿着最時髦的明星裝。

佈景：

與第一幕同，但陳設則較富麗。其最顯著者，則爲一大型無線電。椅櫈亦皆易爲沙發，成爲一完全西式之客廳。

幕啓時，美娟以兩手捧頭，坐沙發上，彷彿一深思哲人。惠娟在開着無線電，電臺正奏着極淒涼的樂曲。全場空氣相當悲涼。樂奏了一會，美娟懶懶地擡起了頭向惠娟看，然後對話開始。

美娟 惠娟，請你關掉它，好不好？

惠娟 （一面關無線電，一面說着走過來）三姐，你今天爲什麼這樣煩躁？

美娟 （眼睛看着地）豈但是煩躁，（大聲）我簡直想自殺！（擡起頭來看着惠娟）這樣的一個家庭，叫人還能活得下去嗎？

惠娟 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也不是沒有勸過他，勸過他不信，那也就不能怪我們。（稍停一下，美娟並無反應）三姐，我想過好幾天了，父親總歸是父親。

美娟 （並不看她）在一切的事上，都可以這麼說：父親總歸是父親，但現在，却是不能夠。（轉過側着的身子，站起來。）惠娟，難道父親做了傀儡，你還能把他當做父親嗎？你的感情，怎麼又這樣脆弱起來了？

惠娟 三姐，這不是我的感情脆弱，實在是因為我們幾個姊妹，究竟是他生的，無論他做了怎樣的錯事，我們總不能不承認他是我們的生身父！

美娟（憤憤地）你的意思就是這樣讓他下去嗎？

惠娟 是的，他一定要這樣做，我們又有什麼法子呢？

美娟 難道你就不怕人家說我們是漢奸的子孫嗎？

惠娟 漢奸的子孫，不一定就是漢奸！

美娟 你不能這樣說，究竟是可恥的！

（靜娟從外面回來，眉峯緊蹙，看看他們。）

靜娟 惠娟！（惠娟轉過身）你們在這裏做什麼？

惠娟（不高興地鼓着嘴）說父親的事。（再轉過身去）

美娟 她說，父親一定要這樣做，我們祇得聽之。二姐，你說她的話對嗎？

靜娟 怎麼，惠娟，父親的事，你預備聽之嗎？

惠娟 是的。木已成舟，不聽之又有什麼辦法呢？我覺得事到今天，我們應該打算的，不是父親了，而是怎麼處理我們自己。

美娟（插上）我們自己怎樣？

惠娟 不要和父親走同一的路，不要和父親一同毀！

美娟 你以爲這樣就夠了嗎？

惠娟 依你是要怎樣纔夠呢？難道我們真能不講骨肉之情嗎？

（美娟很憤慨，但又無言可答，急再轉身。）

靜娟

美娟！（美娟轉過身）惠娟！（也轉過身來）我覺得問題是不能這樣解決的。父

親雖然固執，跑到敵人那邊去做事，但我們還不能就此完全絕望。我們依舊要用我們姊妹的力量，用感情，用理智，去和他力爭，希望把他爭取回來。這也是我們對於國家應盡的責任！

美娟

我看這個希望是太微弱的。二姐，我們過去對父親做的，難道還不夠嗎？你總該記得，在父親決定過去的前一個晚上，惠娟，淑娟，你，我，四個人，不是什麼話都說盡了嗎？不是全都跪在他的面前，哀求着他，甚至要他看在死去的母親的面上，不要去做嗎？那一天晚上，我們的眼淚，真是流盡了，但是有什麼用呢？（感憤與奮地，雙手蒙面）第二天，他是毫不遲疑地，跟着隔壁的馬伯父一同去了！從此——！

惠娟

（插上）從此我們的家庭，就完全變了，沒有過去那樣快樂的空氣，沒有過去

那樣的天倫之樂，就是我們姊妹之間，也常常地引起爭執了！

靜娟

（有些傷感地）這一切，我都知道，可是，我們決不能因此心灰，因此意懶，對父親的絕望，我覺得還早一點。不過，我也不是說，對父親，是一定有挽回之望，但在投下最後一貼藥之前，我們總不能把希望完全斷絕的！

惠娟

二姐的話是對的，可是在事實上，我總覺得困難得很！

靜娟

但我們不能因為有了困難，就不去做！

（淑娟從裏面出來）

淑娟

二姐！爸爸要你進去一下。

靜娟

怎麼，爸爸今天沒有出去嗎？

淑娟

要出去的，時候還沒有到。

美娟

你進去，最好再勸一下！

靜娟

那是一定的。我今天回家的本意，也就是想找個機會，和父親再好好地談一回。你們不出去嗎？

惠娟

不出去。

淑娟

二姐，你頂好等一會兒進去，大姐在爸爸身邊呢！

靜娟 小妹妹，大姐在那裏是不要緊的。爸爸很相信大姐，我們最好是和大姐一道

談。好，小妹妹，再會！

（靜娟向內入門去，淑娟等望着她進。）

美娟 淑娟，你剛纔聽到大姐和父親說什麼沒有？

淑娟 他們兩個人說得很多，還罵我們呢，把二姐罵得更厲害！

惠娟 你記得罵些什麼嗎？

淑娟 爸爸罵我們，說我們不知道天多高，地多厚，什麼都不懂，還要亂說話！

美娟 大姐呢？

淑娟 她還不是那一套，什麼柴米油鹽都漲價啦！開銷不得了啦！專門說空話啦！

一天到晚，嚕哩嚕囉！

惠娟 你知道他們找二姐進去，是什麼意思？

淑娟 不知道。爸爸聽到二姐在這裏說話，纔曉得她回來了。後來他就叫我出來，

喊她進去！

美娟 （有所感地）淑娟，你這兩天，究竟是怎麼想？

淑娟 三姐，我不懂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美娟 你究竟是反對爸爸到那邊做事，還是贊成他去做！

淑娟 我不贊成！

惠娟 你爲什麼不贊成？

淑娟 因爲我是一個中國人，一個中國的女童子軍！

惠娟 難道你以爲爸爸不是中國人嗎？

淑娟 他現在替我們敵人做事，是不能算是中國人的！

美娟 你不能這樣說，你是他的女兒！

淑娟 三姐，我不能因爲是爸爸的女兒，就不反對爸爸！

惠娟 你反對他，他不聽，你怎麼辦？

淑娟 那我就走。我就登報和他脫離父女關係，我愛我的國！

美娟 你真有這樣的勇氣？

淑娟 爲什麼沒有呢？這是我們童子軍的精神！

美娟 （高興的拍着她的頭）小妹妹，你真是太好了！

淑娟 姐姐，你們呢？

（賽芬自外面進來，妖形怪狀，做着明星表情）

賽芬 (一路搖進來) 怎麼，你們三位都在家？(走過去，抓住淑娟的手) 淑娟小妹！

淑娟 (做一個鬼臉) 嗤——！(掙脫，跑了進去)

(美娟，惠娟，看見大笑。)

賽芬 這個小孩真有趣，要叫她去拍電影，怕不成爲中國的秀蘭鄧波兒嗎？啊，美娟姊姊，鄧波兒又有一張新片子來了，叫做 *Susanah of The Mounties*，明天晚上就在大光明做，我請你和惠娟姊姊去看，好不好？

惠娟 (冷冷地) 那不就是「小孤雁」嗎？

賽芬 對了。正是「小孤雁」，我倒把中國名字忘了。

美娟 謝謝你，我們不想去。

賽芬 怎麼？不想去，難道你們到現在還怪我嗎？你們想想看，自從伯父有了事以後，家裏馬上就不對了，闊得多了。伯父自己，現在是出入汽車，而且用着兩三個保鏢的跟着，難道你們還以爲不夠威武嗎？

美娟 這樣的威武，對於我們的家，是沒有什麼好處的！

賽芬 那麼，我倒不懂，究竟要怎樣，纔算是好處呢？譬如說吧、你們平常老怪着

大姐嚙嚙，在她手裏要錢難，現在怎樣呢？她不是一句話也不說了嗎？不是儘你們用了嗎？有好日子不過，一定要那樣的一天鬧到晚，我真不曉得你們是什麼心思？

美娟 我們的心思很簡單，寧可以吃一口窮飯，不願意父親去做那樣的事，在良心上是不安的！

惠娟 父親這樣做了，不但自己良心上過不去，就是我們姊妹，也覺得對不起自己的國家，我們的家將永遠的蒙着羞恥，我們簡直不能做人！

賽芬 惠娟姊姊，我覺得你的話，說得太過分了。這有什麼不安呢？也不是你父親一個人這樣做，或者我父親一個人這樣做。你們怎麼不睜開眼來看看，在上海，像這樣的人多得很呢！要是個個都不安，那還了得嗎？

美娟 我想不見得吧？現在的上海，一共有五百萬人，照你這樣說，難道大多數的，都已經投降過去了嗎？

賽芬 (語塞)那自然不見得。不過，我真不懂你們是什麼意思，開口良心，閉口羞恥。老實說，現在的世界，有什麼良心，有什麼羞恥，祇要有錢，就什麼都可以辦得到！

惠娟（不高興地）恐怕未必吧！

賽芬

難道還是假的嗎？我父親在這個地方，真是比你們看得清楚。老實說，中國人，就是這麼回事兒，今天仇敵，相罵相打，到明天，還不是你兄我弟，親親熱熱。什麼漢奸，傀儡，今天竟可以這麼罵，過兩天，和議開了，還不是大家在一起分贓，分肥，歡歡喜喜。事情不要看得這樣死纔好。

美娟

如果這一回，還是像過去鬧着家窩子，也許會是這樣。不過，賽芬，你得明白，現在却不是那麼回事。是國家對國家之爭，是中國的生死存亡之爭，我們每一個人，對着中國，是負有很大的責任的。要是中國這一回失敗了，我們是永遠擡不起頭來的，是要亡國滅種的！

賽芬

事情不要看得這麼嚴重好不好？中國有這麼大的地方，這麼多的人，亡國，談何容易？退一步說，就是亡了罷，祇要我們有錢，又怕什麼呢？難道你以為他們還會欺到我們頭上來嗎？就是欺到吧，難道我們不能到法國去嗎？英國去嗎？美國去嗎？怕什麼呢？

美娟

照你這麼說，中國真是什麼希望都沒有！

賽芬

照你這樣，人生真是太苦惱了！我問你，明天晚上大光明你們究竟去不去？

惠娟 不去！

賽芬 (向美娟) 那你一定是更不去了！

美娟 (堅決地) 不去！不但不去，賽芬，我還希望你以後少說這樣的胡話！應該放清醒一點纔好！

賽芬 什麼？胡話，一點都不是胡話！

(素娟有點不愉快的從裏面出。)

賽芬 啊，素娟姐姐！

素娟 (看看她們) 你們又在鬧別扭嗎？

美娟 (不高興地) 沒有什麼！(向外面去)

(惠娟無語地跟她下場)

素娟 (在她們下場以後) 賽芬，伯母沒有來嗎？

賽芬 沒有，她和爸爸到鴻翔公司做大衣去了。

素娟 誰做大衣？

賽芬 我媽媽。

素娟 她身上的一件不是很好嗎？依我看，沒有三四百塊錢，是買不到的！

賽芬

你不知道。是爸爸昨天又撈進了一筆錢，媽媽有意地要敲他一筆竹槓。媽媽現在很放不下心爸爸，聽說爸爸這一回做事以後，在外面討了一個姨娘呢。

素娟

所以你媽媽就拚命的敲他竹槓。

賽芬

對了。你想，我媽媽現在年紀已經不小了，人老珠黃不值錢，萬一我爸爸把她丟了，怎麼辦呢？打鐵趁熱，現在不敲，要等什麼時候呢？

素娟

真沒有想到，你爸爸六十歲的人了，還有這樣的興緻！

賽芬

這也不能完全怪爸爸，實在是因為現在做的事太危險了。你看，在我們這邊做事的，這幾個月來，被打死的有多少？誰也不能擔保自己還活多少天，不快快活活怎麼辦呢？

素娟

（有點憂慮地）這也真是沒有辦法的事，我這兩天也真替我父親擔着心呢！祇要他出去，我老是不心驚肉跳，一直要到他回家，纔把一顆心落下。可是一想到錢，却又不能不把心腸硬一下，也真是沒有辦法。

賽芬

好在危險雖然危險，錢可有得用，就是萬一被打死了，也還有一大筆撫卹金拿。素娟姐姐，恐怕你還不知道呢？像我爸爸，你爸爸，萬一真的被打死了，我們每家可以撈到靠十萬塊錢呢！

素娟（究竟不像賽芬那樣的無骨肉之情）真是一個大數目，可是父親，我總不希望他有什麼意外！

賽芬 素娟姐姐，你何必這樣看不開呢？人總是要死的，像你父親，已經是七十歲的人了，難道還活得不够嗎？

（素娟黯然的在室內走動）

賽芬（看手錶）我不進去了，素娟姐姐，請你通知伯父一下吧。符市長那邊，明天中午有個宴會，要請他到，准十二點鐘。

素娟 好的。（看她要走的樣子）你今天還有事嗎？

賽芬 百樂門今天開三週紀念會，一個男朋友，約我去跳舞，（外面有汽車喇叭聲）啊，他來了！（向外跑）再見！（走到門口，有意地停住，用尖聲）bye-bye-（去）

（素娟百無聊賴地跑過去開無線電。先聽了幾句歌曲，又轉到京戲，三轉是時事報告，她注意的聽：

今天上午八點五十分，在新開路麥特赫司脫路口，又發生了一件槍殺案。被打死的，是偽政府的參議吳亮夫，身中十餘鎗，當場身死。兇手三人，

逃逸無蹤，捕房現正着手偵查！

素娟聽罷，很刺激的「啊」的一聲，以雙手蒙面。突然，室內有聲起，素娟急將無線電關起，注意地聽：

父親：你簡直不成話說！

靜娟：爸爸，實在是因為關係太重大了！

父親：什麼重大不重大！我的事，用不着你們管！

說到這裏，美娟，惠娟從外面跑進，無語的注意着聽，臺上三個人，都集中的聽裏面說話：

靜娟：父親，你要替女兒們留一點餘地！

父親：什麼叫做餘地！

靜娟：女兒都這麼大了，都還要做人！

靜娟完全用的哀求的口吻，有點哀音，而且是極情感地。但是父親並不接受：

父親：簡直是豈有此理！

場上正在緊張，淑娟突然的跑了出來。

淑娟（向素娟，可憐地）大姐！大姐！

素娟 淑娟，你怎麼了！

淑娟（帶哭地）爸爸——！

美娟（插上）爸爸怎樣？

淑娟（帶哭地）他在罵二姐，他不聽二姐的話，（轉憤激）他還是要去做傀儡！

素娟（嚴厲地）淑娟，你不能這樣，什麼叫做傀儡！

美娟 大姐！你不能這樣對小妹妹！

素娟 能讓她這樣胡說嗎？

（靜娟木然地從裏面出來，默默無語。）

惠娟（迎上去）二姐！

（靜娟還是不說話）

惠娟 二姐，你休息一會兒吧！

素娟（半自語地）我叫你不要說，你偏不聽，現在好？

美娟 大姐，難道我們真的要讓父親這樣幹下去嗎？

素娟 我就不相信你們有誰能夠阻止他。

靜娟

（突然地站起）大姐！你這話是對的！我們沒有誰能夠阻止他！不過，要是你肯說話，我相信父親是不一定不聽的！可是，你不但說，還鼓勵着他去！

素娟

難道去的不對嗎？難道家裏這幾天的生活，沒有以前好嗎？父親這樣拚着性命幹，難道是爲着他自己嗎？他自己已是七十歲的人了，家裏的錢，難道還不夠他用嗎？一切的事情，都擺在面前，父親是爲着你們，我願意他去，也是爲着你們！

靜娟

大姐！我們不需要你這樣爲着我們！你這樣的爲着我們，祇有使我們心裏感到痛苦！何況我們的家，還可以過得去？就是過不去的話，我們也應該寧可以餓死，不能讓人跟在後面罵！

素娟

跟在後面罵？誰敢跟在後面罵？靜娟，在上海灘上，祇有窮人纔會被人跟在後面罵？祇要家裏有錢，你還怕什麼？

惠娟

大姐！你在杭州的時候，看見過岳廟裏跪在地上的那兩個鐵人嗎？

素娟

那是以後的事，現在是管不到的！

美娟

大姐！你的話不對！身後是非誰管得，這不是我們應該說的話，我們做事，是不能不管身後，不管子孫的！

素娟 三小姐，你的話說得太遠了！

淑娟 姐姐！我不願做漢奸的子孫！

素娟 怎麼，你又是什麼漢奸漢奸的來了！

淑娟 你要我說什麼呢？

素娟 我要你——！唉！和你們簡直說不通！

美娟 你就不能勸勸父親嗎？

素娟 我也勸勸你們不要這樣傻，好不好？

惠娟 祇要你肯勸，我相信就是現在，也還是來得及的！

靜娟 大姐！你爲什麼一定要父親這樣去做呢？就依你說，家裏需要錢，我們家也

不是過不去的。而且我，已經能夠自己維持自己，三妹四妹也都大了。祇有一個小妹妹，她的教育費，也不一定需要家裏擔承。大姐，你究竟什麼意思呢？

素娟 我有什麼意思呢？我不是早就說過了嗎？爲着你們，爲着要叫你們過得更好

一點，更舒服一點！

靜娟 你祇顧到我們的生活，可是你得知道，還有比生活更重要的東西，那就是人

格，是名譽！

素娟 人格，名譽，這全是空話！

靜娟 大姐！你要明白，父親這樣的幹下去，不但不會照你的理想，會把我們的家弄得更好些，是要把我們的家弄得更壞的？

素娟 你這話怎麼說？

靜娟 大姐，父親要是再這樣幹下去，我們幾個姊妹，是不會在這兒呆下去的，我們非離開這裏不可，我們的家，是立刻要破的！

素娟 （驚奇地）有這樣的事嗎？

美娟 爲什麼沒有這樣的事，我第一個就要走！

素娟 你到那裏去？

美娟 我什麼地方都可以去，我不要呆在這樣的家庭裏！

素娟 （冷笑）想得真是太容易了，沒有錢，就能夠走！

淑娟 大姐，爸爸要是再做漢奸，我也走！

素娟 你也走，你這麼一個小孩，也居然要走！

淑娟 是的，大姐，我已經告訴我們童子軍隊長了，她可以帶我到內地去，到前線救傷兵去！

素娟 那麼，惠娟，你呢？

惠娟（不能決定地）我？

素娟 你也會跟她們走嗎？

惠娟 我沒有想走。

素娟（看着靜娟）也有不想走的！

惠娟 但是，我反對父親這樣幹，我也反對大姐附和着父親這樣幹！

素娟 靜娟，你——！

靜娟 我不想離開此地，我還是要留在上海，我要在行動上，更積極的來洗掉父親

替我們造下的羞恥！

素娟（怒）照你這樣說，你還要對付父親，是不是——？

靜娟 大義滅親，我還不是那樣的大勇者，我只是要更勇敢的去做事，來替我們姊

妹復仇！我一定要使大家知道，在我們家裏，雖然有使大家失望的人，也還

有更多的愛國的人！

素娟（冷笑）你們這些孩子，真是太意氣了！我倒不相信你們真會這樣幹！無錢逼

死英雄漢，祇要你們走出去，我包管你們馬上就要碰壁，到那時候，你們就

會相信你姐姐的話了！

靜娟

（很憤怒的）那麼，大姐，你就看吧！（背過身去）

好，我一定看！（也背過身去）

（大家很憤怒的看着，幕緩緩落。）

—幕—

第三幕

時間：距第二幕約半月

人物：

葉素娟 較第二幕憂鬱，不安，恐怖心理甚熾。

胡 媽 完全變成一個怕死人物。

葉惠娟 意志變得很消沉。

馬太太 變成一個哭喪着臉的人物，

馬養芬 依舊似過去糊塗。

葉靜娟 安定，鎮靜，對整個的戰局樂觀。

葉美娟 完全成爲一個婦女救亡運動者。

葉淑娟 天真爛漫，直覺的反對父親。

佈景：

與第二幕同。但整個的室內空氣，又已一變，充滿着陰暗的色調，一切佈置皆然。至全幕劇情，完全在恐怖空氣中發展，愈增強全場色情調的陰闇。

幕啓時，場上靜寂，外面有汽車喇叭掀動聲，汽車急馳聲。素娟默然的坐在沙發上，似乎很憂鬱，陰沉，愁眉不展。胡媽手上掛着一籃菜，鼓着嘴，立在旁邊。半晌，素娟開口向胡媽問話。

素娟 (焦急地) 你究竟看清楚沒有？

胡媽 (有點顫抖地) 小菜場那麼多人，怎麼能看得清楚呢？

素娟 那你怎麼知道打死的人，就是馬老爺呢？

胡媽 我攢在人堆裏看到一眼，躺在地上，很像他，滿身都是血！(有點顫抖)

素娟 那輛汽車，真是馬老爺的嗎？

胡媽 我看是很像。

素娟 (如有所悟地) 開車的阿六在不在？

胡媽 沒有看見。

素娟 是剛纔的事嗎？

胡媽 怎麼不是呢？我正買好菜回來，忽然聽到砰的幾聲。我知道是開槍，趕快就逃，剛巧旁邊有一家熟肉店，躲了進去。等到出來，人已經打死了，圍了不知多少的人，都在那裏看。

素娟 (愁眉不展，默然地聽)……

胡媽 大小姐，真奇怪，人打死了，旁邊的人都還在笑呢！

素娟 (也不解地)笑？爲什麼？

胡媽 他們都說，這個打死的人是漢奸，打得痛快！

素娟 (木然的起立，走動，自語)打死的人是漢奸，打得痛快！

胡媽 (趕上去)大小姐，我有一句話，想跟你說。

素娟 奇怪地)胡媽，你有什麼話？

胡媽 門口許多人告訴我，說馬老爺不是好人，一定不得好死，就是在他們家裏做事的人，性命也都靠不住！

素娟 不要聽人胡說！

胡媽 大小姐，還有人告訴我——！

素娟 告訴你什麼？

胡媽 (畏縮而又鼓起勇氣)告訴我，告訴我，說我們老爺也靠不住，(鼓着更大的勇氣)將來也是得不到好死的！

素娟 (有點忿怒)你說什麼？(逼上一步)

胡媽 (一面讓，一面畏縮的接着)我說，大小姐，你可能做點好事，讓我歇了工吧。

素娟 不要聽他們胡說！

胡媽 (顫顫兢兢地)不是，大小姐，我家裏還有老有小，我是死不得的，你饒了我的命吧！

素娟 (竭力鎮靜的安慰她)沒有的事，胡媽，你不要相信他們的話，你在這裏做下去，是有好處的。

胡媽 好處，我不想要了，大小姐，你行行好，讓我幾根老骨頭，能夠回到家鄉吧。

素娟 不，你不能走，你是我們家的老娘姨。

胡媽 大小姐，我無論怎樣，都不做了。

（門外有剝啄聲。素娟與胡媽大驚。兩人不約而同的向後退。）

素娟

（恐怕地）誰？

（外面的剝啄聲加緊，胡媽最後放下了籃，預備去開。）

素娟

（恐怖地）胡媽，你不能去！

（胡媽因她一說，反而害怕地退縮，外面剝啄聲再起。）

素娟

胡媽，你先在門裏問問是誰？

胡媽

（害怕地）你自己去問吧，（提起籃子）我可不去！（急下）

（素娟終於放出勇氣，然而仍是畏怯地走出去。在幕後問：「你是誰呀！」

外面答：「請問這兒姓李媽？」素娟答：「不是的。去去去！」聲寂）

素娟

（一路走進來）原來是問錯了人家，把我嚇得要死！（吐一口氣，自己撲撲胸，又倒到沙發上去）

（惠娟衣履不整的從裏面出來）

惠娟

大姐！（看她，有點奇怪）

素娟

你怎麼今天起得這麼晚？

惠娟

無聊得很，倦極了！（打一個呵欠）父親已經出去了嗎？

素娟 他早就辦公去了！

（惠娟無聊的去開無線電，正在轉動。）

素娟 惠娟！我心裏很急。

惠娟 有什麼事嗎？

素娟 剛纔聽胡媽說，小菜場打死一個人，很像馬老爺。

惠娟 （並不驚訝地）像這樣的人，我覺得打死也好！

素娟 你這是什麼話？

惠娟 （不理，再開無線電，聽）……

素娟 （有點氣忿的跑過去）惠娟，難道連父親，你也不替他擔一點心嗎？

惠娟 （關起無線電，立起）是他自己要這樣做，我有什麼心好擔呢？

素娟 （更氣忿地）難道你吃的不是他的飯嗎？

惠娟 （冷然地）這有什麼關係呢？吃也可以，不吃也沒有什麼要緊！

素娟 你這幾天怎麼變得這樣冷？

惠娟 是的，這幾天，連我自己也覺着自己變了。我感到一個人活在世界上，真是苦惱得很，一切的歡喜，全都是假的。我簡直有些想進修道院去，什麼都

使我失望！

素娟 是因爲美娟的走，打擊了你嗎？

素娟 三姐的脫離家庭，自然是原因之一。不過最大的，却是父親，他的行爲，是

簡直不替我們子女留一點面子。大姐，你現在也居然替父親擔起心來了嗎？

素娟 這樣的風燭殘年，我怎能不替他担心呢？這幾天，在耳邊飛來飛去的，全是打死人。自從前天接到一封恐嚇信以後，我的精神，是簡直不得安！

惠娟 （驚異地）怎麼？我們家也接到恐嚇信了嗎？

素娟 你還不知道嗎？是前天送來的，署名叫做什麼救國團，他們要把父親打死！

惠娟，你想想看，萬一父親有個怎樣，我們怎麼得了呢？

惠娟 大姐事先也並不是不知道。

素娟 我當時以爲是不要緊的，就是打也不過打幾個大頭腦，那裏曉得他們竟不分大小的亂來呢？

惠娟 難道對這樣的人，還有什麼大小可分嗎？

素娟 （半自語地，苦惱地）我真不知道該怎麼好！

（惠娟還是去開她的無線電。門外又來了敲門聲。素娟有點害怕，旋再鼓着

勇氣走到門邊。）

素娟 是誰敲門啦？

賽芬 （在內）是我。

素娟 （轉笑）哦，是賽芬嗎？（跑出去）

（惠娟還是不動的呆在無線電旁邊。）

素娟 （在內）伯母，你怎麼啦？

（素娟和賽芬扶着馬太太進，馬太太哭喪着臉。）

素娟 （驚詫地）伯母，你遇到什麼事嗎？

（馬太太不答。她們把她扶着坐下。）

素娟 賽芬，究竟遇到什麼事？

賽芬 （嗓音有點顫）爸爸被打死了！（也轉身哭了起來）

（馬太太放聲哭出來，素娟黯然。）

惠娟 （關無線電，並不十分驚奇地）是什麼時候？

賽芬 就是剛纔，爸爸坐了車子去辦公，剛走到小菜場，就跑出好幾個人，擋住了

車，把他拖下來，打了好幾槍！

素娟（悲痛地）真是可憐得很！

太太（悲痛地）我要早知道這樣，無論怎樣，我也不會放他出去。

素娟（悲愁地）事先知道嗎？

賽芬 不知道。祇是前天下午，有人送一封信到我家，裏面夾了一顆子彈，說我父親賣國，要處他死罪！

素娟（大驚）前天下午？

太太 是的。我晚上就告訴他爸爸，叫他擔心一點。他也打算不在家住了。那裏知道，還不到兩天，他們就下這樣的辣手呢？

賽芬 媽媽，這也有些怪你？

太太 怎麼能怪我呢？

賽芬 爸爸昨天晚上，不就是不預備回來，預備到新姨娘那邊去住嗎？當時你纏住他不放，和他吵，說他有了姨太太，就不把結髮妻子放在眼裏。要是你放他去了，今天不是沒有事嗎？

太太（自責地）我那裏知道呢？這也是我昏了頭。要是我曉得這樣，他就是去住一百個晚上，那個女人就是個狐狸，我也是不會說什麼的！

素娟 賽芬，過去的事，我看也不必談了。

惠娟 現在預備怎麼辦呢？

太太 人已經被工部局車到殮屍房裏去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大小姐，你看這件事怎麼好呢？（又哭起來）

賽芬 媽媽，爸爸人已經死了，我看也不必難過了。

素娟 伯母，我看你還是趕快和賽芬妹妹去把伯父的後事料理一下吧。屍首放在殮

屍所究竟不是一個了局。

賽芬 還有，十萬塊錢的撫卹金，我們也一定是要去拿來的！

太太 （帶哭地）孩子！人都死了，要錢有什麼用呢？

賽芬 爲什麼沒有用呢？我們總要活下去呀！

太太 （長歎）唉——！你活得下去，我可活不下去了！（向惠娟）你爸爸呢？

惠娟 我還沒有起來，他就出去了。

素娟 我也很替他擔着心。

太太 （感歎地）這世道真不是一個世道，活生生地人，這麼兩下（做放槍勢）就死啦！

（靜娟自外上場，冷然地。）

靜娟（看看全場空氣不對）怎嗎？家裏發生了什麼事嗎？

惠娟（跑過去）沒有，馬伯父被打死了！

靜娟（看看賽芬和她的母親）噢——！

賽芬是在小榮場被打死的，身上中了好幾槍！

靜娟（冷靜地）這也是必然的結果！

素娟（難堪地）靜娟，你怎麼啦！

靜娟我說這是一定會有的結果！

太太（反攻地）難道我丈夫被打死了你還高興嗎？

靜娟我並沒有高興，伯母。我是因爲早就料到，像伯父這樣的人，是不會有好收

稍的，所以也就不覺得有什麼奇怪？

賽芬（反攻地）那麼你的父親呢？

靜娟很難說！

素娟你應該人情一點！

靜娟我剛纔說的，正是人情。大姐，你想想看，一個人爲着自己個人的好處，不

惜出賣自己的國家，民族，他結局被人打死，這還不是人情嗎？要讓這樣的

人活將下去，纔算是不近人情呢？

太太（哭喪着臉）你們這些小孩子說話，真是太豈有此理！

惠娟 伯母，我看你還是趕快去料理伯父的喪事吧。

靜娟 伯母，我想你現在總該明白了吧。（向素娟）大姐，你看到伯父的死，也有什

麼感想嗎？（向賽芬）小妹妹——！

（正在這時，美娟跑了進來，很沉着，臉上有些戚容。）

惠娟（撲將過去）啊，三姐！（直撲到她的身上，和一個孩子似的）

素娟（若干具有復仇性的）怎麼，美娟，你回來了！

美娟（沉着）我回來了！

靜娟 美娟，有什麼事嗎？

美娟（回身，執着她的雙手）是的，二姐，我是替大姐，替我們全家送信回來的！

素娟 什麼信？

美娟（昂然，沉着）今天早上，在上海這個地方，發生了好幾次的慘殺案——！

素娟（驚奇地）好幾次？

美娟（沉着）是的，好幾次。最早的一次，是在九點鐘的時候，在我們附近的小菜

場，打死——！（望着馬太太）

（馬太太大哭，賽芬也難受起來。）

美娟 我想你們已經是知道了。（更陰沉）最後一次，是在十一點鐘的時候，打死

了——！（說不出話，臉上更顯得悲切）

素娟 （急）打死了誰？

美娟 （慘笑）打死了誰？這可要問你了！

素娟 （受不住的暈倒）哎呀！天啦！

（馬太太忙過去托住她。）

美娟 （沉着，刺激）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們，（大聲）他們打死了父親！

（全場大哭起來，祇有美娟是沉着的流着淚，靜娟是飢泣。）

美娟 （神經有點亂）父親是被人打死了！父親是被人打死了！（突然地）大姐，我要

問你，是誰送了父親的命，你說，是誰送了父親的命！

（素娟更放聲的大哭。）

美娟 （向素娟）現在，你該滿意了吧，（急轉）我要問你要回我的父親，我要問你要回我們的父親！

（素娟，惠娟，更放聲哭。）

靜娟

美娟！你不要太興奮了！必然發生的事情，已經是發生了！悲劇是馬上要結束了！大姐，我想你們現在總該明白了吧，一個人祇顧自己，祇顧一家更富裕的生活，不該拿的錢也去拿，不該做的事也去做，這樣幹的結果，究竟是怎樣呢？自己死了，還要留下千古的醜名！（大聲）現在該看得明白了吧，父親死了，惠娟變得這樣的灰心喪氣，美娟神經又是這樣的被刺激，請問好處究竟在那裏呢？（頓）好處究竟在什麼地方！

太太

（悲痛地）好處是全沒有得着，壞處倒先來了！

素娟

（長歎）妹妹！（去握靜娟的手）我真對不住你們！（握美娟的手）我沒有想到，一念之差，竟弄得我們家敗人亡！啊——！（大哭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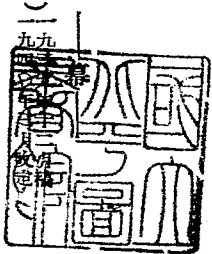
淑娟

（淑娟從外面跑進，手裏執着一幅相當大的國旗。）

（急匆匆地）姊姊！姊姊！

（發現場中情狀，呆住，幕緩緩落，國旗在飄揚。）

（全劇完）



三 大 叢 書

新時代青年叢書

獻給年青的一羣

貝爾著 每冊八角

——給大時代青年的五十五封信——

怎樣處世是我們所需要？ 貝爾著 每冊一元

——一名處世的理論與方法——

劇藝叢書：

北地王——四幕劇——

周貽白著 每冊六角

巾幗英雄——五幕劇——

易霽著 每冊八角

學校劇叢刊

魏如晦主編

桃花源——三幕劇——

魏如晦著 每冊五角

五姊妹——三幕劇——

魏如晦著 每冊三角

其他書名不及備載待續綴出版

潮鋒出版社發行

亞星書店刊印

一九三九年出版界的第一名著：

戰時
四版

爲了人類

高爾基 原著
瞿秋白 呂伯勤 合譯

是革命家的刀筆！
是全人類的智囊！

蘇聯偉大作家高爾基，以駁博的學問和悲
籠的睿智，在本書中深入地講明了個人與
社會，農民和工人，革命家和叛徒，知識份子
和青年學生，婦女與孩子的問題，灌輸文化，
科學，哲學，文學，道德，戀愛等各方面的知識；對友人們處處表示着說服和寬容的
態度，對敵人則不惜用大刀闊斧般的諷刺，讀來十分痛快，總之，本書是爲了人類提
出了血淋淋的經驗和教訓，替我們開闢了蒸蒸日上之生活之路。瞿氏乃文壇泰斗，譯
界名手，無須介紹，呂氏所譯，亦極流利明暢，益見本書之充實名貴。

全書十六萬言

每冊實價九角

行發代社版出鋒滿



戰時
初版

卑賤者底靈魂

吳奚如著

每冊八角

集中包含五個短篇小說，都是最足代表壓實沉澱的作風的有力作品。裏面的人物是犯罪者，學徒，軍人，革民的農民，而背景是監牢，小城市，動盪中的農村。驚心動魄的場面和沉痛陰慘的描寫使人永遠記得。

列寧畫傳

美國 H. A. Potan Kin Ruth Shaw 著
黃莎譯

八角

蘇聯文藝
百科全書
現實主義

蘇聯·米爾夫
段·洛爾夫 譯著

五角

人的新世界與新世界的人

美國斯屈朗女士著
李銘·魏露·蕭琳合譯

九角

通俗資本論讀本

川上實一
林文貫 譯著

一元一角

尼采哲學與法西斯主義之批判

勃倫蒂爾
段·洛爾夫 譯著

九角

大眾政治概論

謝佩叔
謝佩叔 譯著

六角五分

潮齋出版發行

轟動全世界的

蘇聯文學最高峯的一部世界名著：

戰前
訂正
二版

鋼鐵是怎樣鍊成的？

N. 奧斯托洛夫斯基著 段洛夫·陳非璜合譯

本書的內容，是這天才的作者，——這盲目而殘廢者奧斯托洛夫斯基已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逝世了——用濃刺而堅毅的筆調（事實是口授的），描寫他自己所經歷的艱苦而激動的生活過程。生活是一條線，在無形中，將人與人；人與社會連繫得非常密切，所以，在本書中所出現的，不僅是作者的化身可卻金，在青年的生活，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二年內亂時期馳騁在戰場的生活，新經濟政策開始後在工場內的生活，還有在這內亂時期，帝國主義者，資本家，地主，富農的醜陋，陰險，奸詐，狡黠的姿態，也真實地被暴露了。

由於本書的產生，蘇聯文學達到了最高峯了，電影劇本作家索斯已將本書改編為電影脚本，由奧迪沙的康字木爾斯電影場攝製。作者本人，得到了列甯獎，這些顯著的事實，都證明着本書的價值。

全書四百頁，銅圖九幅，裝訂一厚冊。

每冊實價一元五角

行發社版出鋒潮



已出版其他劇書：

希特勒的『傑作』

李力昂

沒有男子的戲劇

戀愛問題

蔡金花

好劇本

女性的解放

獨幕劇創作叢刊：

風波亭

小夜曲

自由的靈魂

烏爾夫著

吳天譯

三角半

摩那著

芳信譯

六角

葉尼著

九角

易喬著

五角

鮑雨著

四角

易喬編選

八角

易喬著

六角

獨幕劇創作叢刊社主編

每冊六角

獨幕劇創作叢刊社主編

每冊七角

獨幕劇創作叢刊社主編

每冊七角

潮鋒出版發行

異軍突起戲劇刊物

新戲劇

叢刊

蒐集戲劇史料

網羅優秀傑作



本刊每八月上局爲類郵不稱埠發，十加，本由政認紙基。外人批票用外。
刊版每八月上局爲類郵不稱埠發，十加，本由政認紙基。外人批票用外。
刊版每八月上局爲類郵不稱埠發，十加，本由政認紙基。外人批票用外。

第一冊民國廿九年四月出版

新戲劇叢刊社主編

潮鋒出版社發行

印經世不·有均惟版

臨 如 總 發 售 處

廣 益 星 號 發 版 出

社 經 經 理 處

1934年10月1日

廣 益 星 號 經 理 處

廣 益 星 號

82

-64146

190